

# Helen

# Keller

Helen Keller

The Story for My Life

## 海伦·凯勒自传

海伦·凯勒——著 冯红——译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can not see or even touched, rely on heart to feel.  
Although the world is full of suffering, it is full also of the overcoming of it.  
The face of light, shadow just behind us.

勇敢接受挑战 赢得光明



The Story for My Life

by Helen Keller

# 海伦·凯勒自传

海伦·凯勒——著 冯红——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伦·凯勒自传 / (美) 海伦·凯勒著; 冯红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068-6500-5

I. ①海… II. ①海… ②冯… III. ①凯勒 (Keller,  
Helen 1880-1968) —自传 IV. ①K837.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6735号

## 海伦·凯勒自传

(美) 海伦·凯勒著; 冯红译

---

策划编辑 安玉霞  
责任编辑 安玉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版式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500-5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006  
第二章

013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0  
第五章

023  
第六章

027

第七章

034

第八章

036

第九章

040

第十章

042

第十一章

046

第十二章

049

第十三章

054

第十四章

063

第十五章

067

第十六章

069

第十七章

072

第十八章

078

第十九章

083

第二十章

090

第二十一章

102

第二十二章

114

第二十三章

122

往来的信件

带着某种忐忑之心，我开始写我的生活历程。事实上，在揭开笼罩我童年生活那金色迷雾般的面纱时，我有种盲目的迟疑感。撰写自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我试图梳理最初的印象时，我发现那些年的事实与印象很相似，都能将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我生活最初的几个印象生动地突显了出来，但是，“牢笼般的阴影一直还停留在那里”，而且童年的许多快乐和悲伤已经变得不那么深刻了。我早期教育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也被后来了不起的发现所带来的兴奋感冲淡，渐渐遗忘掉了。因此，为了避免自传写得冗长乏味，我将努力以系列梗概的形式，向读者讲述那些对我而言最有趣、最重要的经历。

我于 1880 年 6 月 27 日出生在塔斯坎比亚，阿拉巴马州北的一个小镇子。

我的曾祖父卡斯帕·凯勒是个瑞士人，他后来在马里兰州定居下来。我的瑞士先祖当中有一位是苏黎世最早教授聋人的教师，还撰写了有关聋人教育的书籍——这与我后来的经历简直就是奇妙的巧合。常言道：国王的祖先当中也难免没有一名奴隶，奴隶的祖

先当中也不一定就没有了了不起的人物。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我的祖父，卡斯帕·凯勒的儿子，“走进了”阿拉巴马州的一大片土地，并最终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家人告诉我，我祖父每年都会从塔斯坎比亚骑马去一次费城，购买种植园所需的物品。我姑姑珍藏的与祖父往来的许多信件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些经历。

我的祖母凯勒是拉法耶特一名副官亚历山大·摩尔的女儿，是亚历山大·斯包兹伍德——弗吉尼亚殖民地早期总督的孙女，她还是罗伯特·E.李<sup>①</sup>的堂妹。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是南部同盟军的上尉，母亲凯特·亚当斯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母亲年龄比父亲小很多。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姗娜·E.古德休，并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利居住了许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利波特，后来又搬到阿肯色州的海伦娜。当内战爆发的时候，他为南方的军队作战并成为一名准将。他娶了路西·海伦·埃弗雷特。她与爱德华·埃弗雷特和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同属于一个家族。战争结束之后，她的全家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孟斐斯市。

在美国南方有一个习俗，就是在农场的附近建造一座小房子，作为农场的一部分，以便随时使用。我家农场的小房子是父亲在内战后建造的，他娶了我母亲以后就开始住在里边了。房子完全被藤蔓所覆盖，上面爬满了玫瑰和金银花。从花园的一侧看去，它很像一个凉亭，小小的门廊被黄色的玫瑰和南方的天门冬植物掩映，遮蔽了人们的视线，是蜂鸟和蜜蜂最喜欢出没的地方。在疾病夺去我的视觉与听觉之前，我一直住在这所小房子里。房子有一间大大的

---

<sup>①</sup> 罗伯特·E.李，美国职业军人，为南北战争期间联盟国最出色的将军。他最终以总司令的身份指挥联盟国军队。



方形房间和一间小的房间，仆人们住在小房间里。

凯勒家的农场离我们的小小玫瑰凉亭只有几步之遥。我们一家人也住在那里。房子和四周的树以及篱笆都被美丽的英国常春藤所覆盖，因此有“绿色常春藤”之美誉。那老式的花园就是我童年的伊甸园。

在我的老师来我家之前的日子里，我就常常靠着嗅觉沿着方形坚硬的黄杨木树篱走下去。我能找到最先开放的紫罗兰花和百合花，我也会在发过一阵脾气之后到那里寻求安慰，将我那怒火涨红的脸躲藏在凉爽的树叶和青草之中，将自我迷失在那鲜花盛开的花园里，幸福地徜徉于一处又一处的景致之中，真是惬意啊！我会一直走，直到我突然触摸到一条美丽的藤蔓。我会通过上面的叶子和花簇认出它，知道这就是覆盖着花园远端那破旧不堪的避暑别墅的藤蔓。这里还有蔓延的铁线莲，垂着头的茉莉花，一些稀有的带着甜香味的蝴蝶百合花。但这些玫瑰则是最可爱的花了，我从未在北方的花室里发现过如同我南方家中藤蔓上爬满的玫瑰那样令人赏心悦目。它们常常从我家的门廊上蔓延出去，形成长长的、低垂的花簇。空气中弥漫着它们的芳香，那芳香之气纯洁得不沾染任何世俗的气味。清晨它们沐浴在晨露之中，触摸起来是如此的柔软。我禁不住在想，它们会不会很像上帝花园里的水仙花呢？

我出生后的几年，生活极其简单，不过是整天睁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与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所有的家长为家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字一样，我父母为了给我取名字，也是反复商量，颇费周章。每个家庭成员都强调自己所起的名字的特别意义。我父亲提议给我取名叫米尔德里德·坎贝尔，这是父亲非常敬重的一位先祖的名字。可是我母亲却认为我应该用我外祖母的名字。外祖母

少女时期的名字是海伦·埃弗雷特。但是，因为父亲极度兴奋，在抱着我去教堂的路上将写有名字的纸条弄丢了，所以当牧师向他要我的名字的时候，他只记得家里已经决定用外祖母的名字为我取名了，于是父亲就给我取了海伦·亚当斯这个名字。

家人告诉我，虽然我也像别的女孩子一样穿着长裙子，却显示出一般女孩子所没有的热烈的、自信的性格特征。我会坚持着要模仿别人所做的每个动作。在我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就能咿咿呀呀地说出“你好”。有一天，因为我能十分清楚地说出“茶、茶、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甚至是在我得病失去听觉和视觉以后，我仍然记得我在最初几个月中学会的词语，比如“水”这个单词。当我失去所有语言表达能力的时候，我还能继续发出这个单词的音。只有当我学会了这个单词的拼写之后，我才停止发出“wah-wah”这个模糊不清的读音。

据家人讲，我是慢慢走过我的一岁时光的。妈妈刚把我从浴缸里抱出来，正要将我放在她的膝盖上时，我就被阳光下平滑的地板上出现的树叶摇曳舞动的影子所深深地吸引。我一下子就从妈妈的腿上滑了下来，径直跑向那些摇曳的影子。而当一阵心血来潮过后，我又会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哭着让妈妈再把我抱起来。

这些快乐的时光很短暂，我记得先是度过了一个短暂的知更鸟和嘲鸟悠然鸣叫的春天，紧接着是一个弥漫着果香与玫瑰芳香的夏天，后来是秋天，树叶渐渐从金色变成了暗红，最终所有的树叶飘落下来，成为在热切的、快乐的孩子们脚下的嬉戏之物，再后来就到了可怕的二月份，我的疾病爆发了，它彻底关闭了我的双眼与双耳，使我陷入了一个新生儿般无意识的世界之中。我得了所谓的胃部和脑部血管的急性充血症，医生认为我根本活不了多久。然而，

一天早上，我的高烧如同它的神秘来临一样，又突然、神奇地消退了。那个早上，家里一片欢天喜地的气氛，但是没有人，甚至连医生都不清楚我将再也无法看到和听到这个世界的样子与声音了。

我对那场突如其来的疾病的记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我只是异常清楚地记得母亲的温柔。母亲以她的慈爱试图慰藉我的心灵，抚慰我辗转反侧中醒来时的巨大痛苦和迷惘。我转动着干涩而刺痛的眼球去看墙壁，昔日可贵的光明变得日渐微弱。这些短暂的模糊记忆却梦魇般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我习惯了笼罩着我的寂静与黑暗，忘却了曾经有过的不同的感觉，直到她——我的老师的到来。她的到来才真正放飞了我的灵魂。但是在我生命最初的19个月当中，我曾经瞥见过宽阔的、绿油油的田野，明亮的天空、苍翠的树木与娇美的花朵——这些都是随之而来的黑暗所无法抹去的记忆。如果我们曾经看到过这个世界的话，那么，“那些日子是属于我们的，那些日子所呈现的一切也是属于我们的”。

## 第二章

### Chapter-2

我不记得生病之后第一个月的种种经历了，只依稀记得我要么常常坐在妈妈的腿上，要么牵着妈妈的裙子，跟着她四处走动，干着家务活。后来我记得我开始用双手触摸每个物体，留意别人的每个动作，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会了许多东西。不久，我感到自己需要与其他人有一些沟通，于是我开始做出一些简单的手势，比如，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是”，拉表示“来”，推表示“去”等等。当我想要吃面包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会模仿切面包片以及在面包片上抹黄油的动作表明我想要吃面包。如果我想要妈妈在晚餐的时候做一些冰激凌的话，我会用身体模仿出冰箱在运行以及我冷得打哆嗦的动作。妈妈不但能够猜到我的心思而且会容易地让我明白她的意图，当她想让我拿给她某个东西的时候，我总是能够理解并且按照她的提示跑上楼去或者去别的地方帮她取来那件东西。事实上，多亏了妈妈给予我的爱和智慧，才使我漫长而黑暗的生活变得如此的明亮而美好。她的爱让我明白了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在五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叠平并收拾好从干洗店里取回来的干净衣服，我也知道如何挑出自己的衣服。我能从妈妈和姑姑所穿

的衣服判断出她们准备要外出了，当然了，我也会缠着要和她们一起出去转转。父母常常吩咐我和来家作客的朋友们打招呼或者送客人到门口并与他们道别。我会向客人们挥手告别，就是凭借着早期微弱的记忆我才记住了那些手势的含义。有一天，几位先生来拜访我妈妈，我感觉到大门的关门声以及其他的声响，我判断客人已经到我家了。我心血来潮地跑上了楼，穿上了所谓的社交服饰：我站在镜子前面模仿着其他人的做法，头发上抹了亮亮的发油，脸上涂了厚厚的脂粉，头上别着遮脸的头纱，腰间系了大大的衬裙——就这样身着盛装的我跑下楼去招呼来客了。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才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孩子。在老师到来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的不同了。因为我注意到妈妈和我的朋友们交流时不用手势，当她们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她们是用语言交流的。有时候我会站在两个正在对话的人中间，用手去触摸他们的嘴唇。可是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感到特别烦恼。我使劲地扭动着嘴唇、变化着口型，但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这让我很气愤。我乱踢狂叫发泄着糟糕的情绪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我知道我伤害过许多人，其中包括埃拉——我的保姆。在我发火的时候，我会踢她，可是当我的怒火平息之后，我却感到非常懊悔。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那种事后懊悔的感觉也无法阻止我不去做那个坏脾气的小捣蛋鬼。

在那段日子里，一个名叫玛莎·华盛顿的黑人小女孩和一条名叫贝尔的年老塞特猎犬陪伴着我。黑人小女孩是我家厨师的孩子，塞特猎犬年轻的时候可是一条了不起的猎犬。玛莎与贝尔一直是我

的童年的玩伴。因为玛莎·华盛顿明白我的各种手势，所以示意她帮我去做事情并不难。能够指挥她让我特别开心，因为她总是屈服于我的“专制”，从不敢冒险与我有任何正面的冲突。我身强力壮、生性活泼好动又不计后果。我很清楚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做事的方法，即便是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待在厨房里，乐此不疲地做着各种事情：揉面团，做冰激凌，磨咖啡豆，抢着做蛋糕，喂养厨房台阶处成群的母鸡和火鸡。母鸡和火鸡很温驯，它们直接从我的手上啄食吃，这让我有宝贵的机会去触摸它们。有一天，一只硕大的雄火鸡从我的手里抢走了一只番茄，啄着它溜烟地跑开了。在雄火鸡壮举的煽动之下，我们把厨师刚冷藏起来的一个蛋糕偷拿到了柴堆那里，并大胆地将它吃光了。在那之后我就病倒了，我思忖着这一报应是否会波及那只勇敢的雄火鸡呢？

家里养的一些珍珠鸡喜欢将自己的窝建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我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茂盛的青草丛中寻找散落的鸡蛋。我不知道该如何清楚地向玛莎·华盛顿表明我要去找鸡蛋的意图。我试着将双手合在一起，放在地面上，这就意味着我想在草地找鸡蛋了。玛莎·华盛顿总是能猜到我的心思。如果非常幸运的话，我们能发现一窝鸡蛋。我从不让玛莎·华盛顿将鸡蛋带回家，我会通过反复强化的肢体语言让她明白——她可以假装摔倒摔碎那些鸡蛋。

家里存放玉米的谷仓、马厩还有早、晚挤奶牛的院子是我和玛莎·华盛顿最喜欢去的地方，那些地方带给了我无尽的童趣。为了满足我巨大的好奇心，挤奶工在挤奶的时候让我把手放在奶牛的身体上去触摸和感知它。参与圣诞节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让我总是快乐不已，其实，我并不十分清楚那些节前的准备究竟意味着什么，可是我很喜欢满屋里弥漫的喜庆的气氛和家人分给我和玛莎·华盛顿

的美味食物。我们确实帮不上什么忙，可是这却丝毫不影响我们快乐的感觉。家人让我们帮着磨香料，挑捡葡萄干，舔干净拌菜的勺子等等。和别人一样，在除夕之夜我也会给自己挂上圣诞老人的长袜子。我已经记不清圣诞节的各种仪式了，也许它们根本就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吧。我也不会好奇地在拂晓到来之前迫不及待地寻找我的圣诞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一样对恶作剧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两个小孩子在七月份里一个炎热的下午坐在阳台的台阶上，一个是黑似碳的女孩，一根鞋带系着蓬乱的毛茸茸的头发；另一个是白如雪的女孩，留着金色的长卷发。一个六岁，另一个年长两三岁。年幼一点儿的孩子是个盲人——就是我——另一个当然是玛莎·华盛顿了。我们忙着剪纸娃娃，可是不久我们就厌倦了这个游戏。我们先剪开了自己的鞋带，又剪掉了够得着的金银花树上的所有叶子。最后，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了玛莎·华盛顿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她一开始是反抗的，但最终还是妥协了。想到一轮接一轮的游戏应该是公平的，于是她抓起了一把剪刀，剪掉了我的一缕卷发。要不是妈妈及时赶到，她一定会剪光我的头发。

贝尔，我们的狗，也是妈妈的伙伴。她又老又懒，宁愿在开放式的壁炉旁边睡觉，也不愿意和我玩耍。我很用心地教她我的手语，但是她很笨，注意力又不集中。就像狗见到一只鸟的常见反应一样，她先是兴奋得身体微微颤抖，而后又变得全然无动于衷了。那时，我并不知道贝尔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但我知道她并不打算按我的意愿去做，这令我十分怒火，于是教导她的课程总是以我对她的拳打脚踢而告终。贝尔会起身伸个懒腰，轻蔑地抽一两下鼻子，走到壁炉的另一侧，躺下接着睡觉。心烦而失望的我只好一走了之去

找玛莎玩了。

童年中的许多事情只是孤立地、断断续续地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十分清晰和与众不同，使我那孤寂、漫无目的、命运多舛的生活变得更加渴求希望。

记得有一天，我恰巧将水洒在了我的围裙上，我把围裙放在壁炉前以便迅速烘干它。客厅壁炉里的火苗在闪烁着光芒，围裙并没有很快被烘干，我还是无法立即穿上它。为了快速地烘干围裙，我一点儿一点儿地靠近炉火，并干脆把围裙扔在了灼热的炭火上了，火一下子就着了起来，火焰包围了我，瞬间将我的衣服烧着了。我惊恐的叫声喊来了薇尼，我的老保姆，她立刻跑过来救出了我。她用一条毯子蒙在我的身上，尽管那厚厚的毯子差点儿就把我憋死了，但是总算是扑灭了火。除了我的双手和头发以外，我身体其他部分并没有被严重烧伤。

这次事件之后，我学会了如何使用钥匙。一天早上，我把妈妈锁在了食品储存室里，她不得不在那里待上三个多小时，因为仆人们的房子与这个储存室离得很远，他们根本听不到妈妈的叫喊声和捶门的咚咚声。这时我坐在外面门廊的台阶上，开心地边窃笑边品尝着偷来的布丁。我的这次最淘气的恶作剧让父母相信必须尽快教会我一些东西。在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来教导我之后，我找到了一个把老师锁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机会。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走上楼，手里拿着妈妈想要我送给莎莉文小姐的东西。我一下子把那东西交给她，就立即关上了房门，并从外面上了锁，还把钥匙藏在了大厅里柜橱的下面，没有人能让我说出放钥匙的地方。所以我爸爸不得不取来一个梯子，让莎莉文小姐从窗户那里出来——这令我高兴极了。几个月以后我才交出那把钥匙。



在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我们从那座小的长满藤蔓的房子搬到了一个更大的房子里。家人都住在这里，包括爸爸、妈妈、两个年长点儿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名叫米尔德里德的小妹妹。我对爸爸最早的清楚的记忆是这样的：我得费力地走过一堆堆的报纸才能来到爸爸的身旁。他常常独自一人待在那里阅读手里的一张张报纸。我很困惑，不知道爸爸在做些什么。我模仿着他的动作，甚至还戴上了他的眼镜，心里想着这也许能有助于我揭开谜底，但是又过了好几年，我还是不明白爸爸在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报纸的用途，而且知道我爸爸是其中一份报纸的编辑。

爸爸是最有爱心和最宽容的人，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家庭，除了狩猎的季节以外，爸爸很少离开我们。家里人告诉我，爸爸是一位了不起的猎人和知名的射手。对于爸爸而言，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他的狗和枪。他特别好客，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爸爸有点儿过度好客了。他每次狩猎回家的时候都会带回朋友。他对家里的大花园颇感自豪。据说，他所栽培的西瓜和草莓是这里最好的。他常常带给我最先成熟的葡萄和上等的梅子。当他领着我在树间和藤蔓间徜徉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爸爸对我的爱抚与爱怜，他总是那么迫不及待地、想方设法地让我觉得快乐。

爸爸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大王。在我学会拼写之后，他常常笨拙地在我的手掌上描绘出他那些智慧而诙谐的逸事，然后他会让我复述他的故事，这是最令爸爸欣慰的事情了。

1896年，我在北方正在享受那个夏季末的美丽时光时，我得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他突发了疾病，经过了短暂的病痛折磨之后怅然离世了。这是我人生中感受到的第一次巨大的悲伤——我第一次有了关于死亡的个人体验。